

《繁花》：小人物与大时代的相互书写

□ 丁东

次患甲肝住院,有幸结识日本商人,做外贸生意发达,变身宝总。最终在机制尚未成熟的“股市风云”中翻盘,被打回原形……时运不济的小毛,少年时被邻居大嫂勾引,母亲为了消除影响,安排他结婚。婚后不久,妻子死于难产。单身多年的小毛,为帮助某未婚先孕女,与其办了假结婚。在患上绝症后,原先隐瞒他病情的家人,为了房子的归属,告知真相,让他提前写下公证。对此,小毛只能无奈苦笑。沪生是个老实人,其女友梅瑞说她喜欢上了阿宝,执意分手,沪生说好。沪生与白萍结婚后,白萍一人移居国外,与他人生子,沪生既不离婚,也不另找他人。对命运,沪生一副逆来顺受的样子。卖水产的陶陶,是阿宝的“出塞兄弟”。他喜欢吹牛,讲别人的偷情故事,精彩纷呈,好像全都是为了欢愉,全都是为了白花花的腿。在遇到所谓真爱时,抛弃妻子,与人私奔,结果对方坠楼而死。民警退回女人两本日记,才知隔着肚皮,一颗心是真是假,真的很难讲。

此外,蓓蒂、白萍、李李、汪小姐、小琴、玲子、梅瑞、姝华、菱红、阿婆、爷叔、雪芝、芳妹、康总、范总、金花、葛老师、小江西等,一个个小人物和一件件小事,斑驳一片,折射出人性的多面和社会的多元。仿佛走进了一个菜市场,你所见所闻的是,青青的绿叶菜带着泥巴和露水,鱼盆扑腾的水花泛着腥气。生活在大时代的这群小人物,人格独立,精神自由,不奉承,不歌颂,不逆潮流,反时尚,平视世间一切,努力活在当下。面对世间不得不面对的不平和不公,他们能做的而且一直做着的是——不响。而不响,是上海人的留白,是上海的留白。从中,我们切身感受到了上海这座城市的矜持、热情、开放、包容、市侩和忧郁,深刻体悟到了上海这座城市深入骨髓、永远不变的文化底蕴、价值观念和精气神。而这种精气神,用王安忆的话说,是“它外部的光华总有一些熟腻的庸俗气,还有一些感奋,这些都是生活所濡染的”。

所有这些,我不确定上海人读《繁花》时会共情到何种地步?然而,对于我这八十年代中期在上海中山北路、杨新村附近读大学、课余时间到处闲逛、在普陀区金沙江路、闸北区武宁路一带做过四年家教的“60后”来说,直觉感同身受,怀旧情绪油然而生。——当年的上海人,就是这副腔调。他们的孤独,是时代和这座城市的孤独;他们的蜕变,是时代和这座城市的蜕变;他们的成长是时代和这座城市的成长。

以我数十年的阅读经验,在我看来,小说大致可以分为两种:意义的小说和感受的小说。所谓意义的小说,通常以故事为媒介,阐明道理,在书写中追求某些意义。十九世纪西方现实主义小说多属于此类。所谓感受的小说,不承担教化人心的使命,甚至无需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,仅仅为

传达了某种感受而存在。普鲁斯特的《追忆似水年华》即是此类小说的典型。用绘画来比拟,意义的小说像是漫画,注重情节,彰显意义;而感受的小说则像是印象派油画,不注重情节和意义,只在乎创作者的所见所感所思。其余的皆交由读者自己去体会,去理解,去感知。

《繁花》应属感受的小说无疑。它放弃心理描写,拒绝追问人物的内心世界,语调既不慷慨激昂,也不义正辞严,只在碎片化的描摹中塑造氛围,传达感受,完成小人物与大时代的相互书写。其中许多叙述,类似“病人之间的互相探问”,不一语道破,不透露底牌。如此,留下空间,让读者自己在充满苦辣的生活中找到一丝美感,寻得一块方糖。就如金宇澄自己所言,人生苦短,要紧的是过好日子,没那么多意义,没那么深奥的雄心。

由《繁花》我发现,就文学创作的现状来说,尤其是小说类别,除了那种无甚滋味的青春小说、武侠小说,拥有一批年轻读者外,能引人注目、产生阅读兴趣的大多是后运动时代的现实主义作品。之所以如此,是因为那些经历过文化革命、改革开放等特殊年代,且烙下鲜明时代印记的作者,在写作群体中依然占据着不可撼动的主导地位。如莫言、格非、余华、贾平凹、陈忠实、刘震云、梁晓声、陈彦、金宇澄等。他们亲身的特殊经历与思索,使他们拥有了解释、评价和重述的能力。用刘再复先生的话说,即“我知道自己的本质乃是一个思想者,一个灵魂主权意识很强的思想者,一个把思想的自由表述视为最高尊严的思想者”。而事实上,每一个时代,即便是物联网、机器人、手机AI的新时代,总可以找到一些值得思索的东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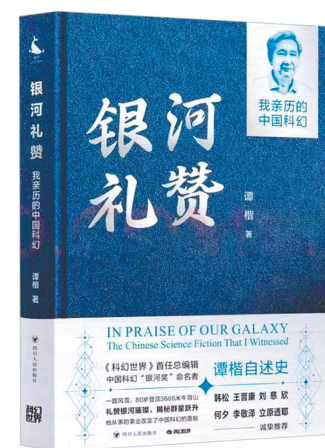
小说《繁花》是本少有的奇书,除中式风、上海范、市井味、地域性、碎片化等特征外,通篇都是短句子的语言格调,堪称奇特。硬梆梆、干崩崩的方言短句,让不少读者不习惯,感觉晦涩。尤其是上海话中的俗语,能看懂的外地人没几个。如:“陶陶笑说,寿头,好故事,为啥要不开讲,我不穿长衫不摇折扇,不是苏州说书,扬州评话《皮五辣子》,硬吊胃口做啥,碰得到这种人,我吃瘪。”对此,在我看来,《繁花》在叙事语言上的尝试,是对新文学的反动,也是其不清楚的个性、意义和语言魅力所在。因为剔除了常见修饰语与关系词的短句,此一种特定的语言叙事,能让上海范更足,上海腔更浓,让上海文化更接地气、更具灵性。倘若用通常的语言叙事,《繁花》这本书大抵也就不存在了。

《繁花》通过小人物与大时代的相互书写,写尽苍苍人世。它是一部需要调动全身感官去阅读的小说,读懂《繁花》,就读懂了一个时代的上海。

中国科幻的崛起之路

——读谭楷《银河礼赞——我亲历的中国科幻》

□ 何军林



在知识经济时代,一个国家的科学普及水平,直接反映着这个国家的物质文化发展水平。而科幻文学是科学普及的重要帮手,激发着人们的想象,培养创新思维。当提到科幻的时候,过去人们会本能地想到欧美,似乎欧美才有科幻,但随着时代的发展,近年来中国科幻强势崛起,成了高频出现的“热词”。

也许你不是科幻迷,但你应该看过电影《流浪地球》,电视剧《三体》,就算没看过电影电视,也应该听说过“流浪地球”“三体”这样的字眼,听说过中国科幻作家刘慈欣的大名,因为他的《三体》小说曾获世界科幻最高奖“雨果奖”,一时让中国科幻风光无限。但中国科幻是怎么发展起来的,却没有几人能说清楚。

就在近期,“我亲历的中国科幻”系列图书新鲜出炉,通过中国科幻出版者、作家和研究者的多样化视角,记录中国科幻事业蓬勃发展的四十年,讲述中国故事的当代篇章,为承载新时代思想解放、为坚定中国文化自信、为中国优秀文化走向世界提供新的思路。其中,《银河礼赞——我亲历的中国科幻》(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,2023年11月第1版)一书如春天的花朵绽放眼前,让我爱不释手。

《银河礼赞——我亲历的中国科幻》是《科幻世界》首任总编辑谭楷的一部自述史,从《科学文艺》到《科幻世界》,从自负盈亏以书养刊到成为全球发行量最大的杂志,从40岁首作“银河奖”到80岁登上牛背山顶,谭楷用多年的辛劳、不屈的斗志、深情的笔触,礼赞中国科幻的璀璨银河,揭秘刘慈欣、王晋康、韩松、何夕等中国科幻作家的跃升

之路。作为一名科幻文化界的老编辑、老作家,谭楷对中国科幻界的了解极其深入,对中国科幻的发展历史有着极深的见解。他在80高龄回首往事,将这些经历写下来,集成了这本《银河礼赞——我亲历的中国科幻》。这本书可让读者一窥四十年来的中国科幻创作史,书中流露出的老一辈媒体人的创业精神,也会激励热爱科幻热爱文学的年轻人。

《银河礼赞——我亲历的中国科幻》一书共分为“1979年那个春天”“乍暖还寒时节”“磕磕绊绊寻路难”“一个回头弯”“青山遮不住,毕竟东流去”“1992年开始,背水一战”“‘灰姑娘’惊艳中华”七个篇章,是一部现实性、思想性、艺术性俱佳且可读性强的优秀随笔集。全书以回忆中国科幻界的往事为主题,以生动的描绘,感人的情节,迭起的悬念,妙语连珠的叙述,展现鲜为人知的“刚刚解密的故事”,从而让读者了解到,中国科幻的璀璨银河竟然是这样升起的。

可以说,《银河礼赞——我亲历的中国科幻》是一部嬉笑怒骂直抒胸臆的性情之书,也是一部高举理想火炬的励志之书。正如谭楷所言,人是要有理想主义的,科幻文化的发展与国家综合实力,特别是科学文化实力的发展紧密相关,坚持理想主义精神,培养想象力和探索欲是每一个科幻人的历史使命。使读者能够清晰地看到中国科幻近四十年来的发展之路,这是对科幻精神家园的回顾。

他在本书的“序章”中写道:“作为一位老编辑,最爱看到的画面是青少年追星族,抱着一大摞中国科幻作家们的新书,排着长队,等待作家签名……作为一老编辑,深深感谢刘慈欣、王晋康、韩松、何夕等,他们如巨星般引领着中国科幻,在浩瀚的太空走过。亲历中国科幻成长史,难忘在《科幻世界》经历的酸甜苦辣,我写下了这一部《银河礼赞》。”

刘慈欣说,谭楷老师是中国科幻的守望者,他对科幻的热爱和激情始终感染着我;韩松也说,谭楷老师是一位充满感召力的演说家,他讲述起的科幻历史总是激情澎湃,而他本身就是个激情澎湃的故事……而笔者想说,如果你是科幻迷,如果你关心中国科幻,毫无疑问应该读一读这本《银河礼赞——我亲历的中国科幻》,你将会清晰地看到令人激励振奋的中国科幻的崛起之路。

扬雄:掩藏在历史中的大汉第一才子

——简评黎正光长篇历史小说《春秋墨香》

□ 夏吉林

西汉成都平原的乡村草树之间,作者有意在他童年时代,就伴生一位流浪汉“刘三娃”,一个历经万劫无悔的痴情女“杏花”。刘三娃在自己成长过程中的流浪、流亡、流氓和叫花子人生过程,其侠肝义胆的人生部分,多多少少与扬雄的友情、交情、爱情、私情和金钱发生过交集。这个看似简单的人物设计,一下子把在历史天空中“神龙见尾不见首”的扬雄,放在云烟暧昧的成都西郊,变得像平凡的草木一样可亲可近、可感可观。(1—20章)

附着在刘三娃这一巧帮老大后面的,是自古以来江湖底层人民的生存逻辑和风貌,这里的生存核心原则就是“情义”二字,思想简单、快意恩仇,及时了结;这与扬雄求学成才的求学之路“滴水穿石、磨杵成针、十年一剑”形成节奏和意义的反差对比,在阅读性上,比普通历史人物传记愉快很多,况且两条人生路的互相注解和验证,一边隐入尘埃、一边又飞纵青天的足迹,令扬雄在学问上,向前能深入探秘上古“蜀王”的本纪(62—70章),向后能细致辨析《方言》在大中国各区域、各民族的应用(35、42、86、95章),展现扬雄在那个时代生活的真实画卷,带人感强烈。

二

继广汉三星堆、历史的长河兜兜转转彭州、都江堰、郫县之后,古蜀文明来到金沙——成都。

汉代的成都,相对也是个人杰地灵的幸福之都,社会人才选拔,尚无科举制度,而是“举孝廉”的方式,有德、有才、有名的学子,会得到经济、政治、学术上的盛名,扬雄也正是以自己的《蜀都赋》等佳作,爆得大名,赢得社会各阶层的关注,令他在信息不暢的古代社会,能够轻松到达成都当时的顶流人物眼前,比如易学大家“严君平”,又能在巧睐“方言学家”林间翁儒门下学四书六经及《尔雅》等方言学,青城山道学早期肇路蓝缕的“张云天”、以及走官宦路线的文翁石室的同学杨庄等人。

与这些人的互相交往和砥砺中,《别传》在扬雄的研学、游学、自学、求学生涯里,交织了对成都更大江湖的挚友、宗师、土匪、娼妓、贪官、俠客、村霸、义士、恶吏、红颜知己、旧情新妻关系、情感、价值的把握、甄别和参与。令扬雄的价值和思想的形成,显出植根于土壤又超越生活的逻辑来。

三

成都江湖对扬雄的修学之路有“承上启下”作用,成都江湖给扬雄关键提携的,当数同窗杨庄。扬雄在严君平的平乐书院读书教书八年后,他的江湖就开始从涪县“尊经书院”升级到

皇城长安,步入仕途,实赖杨庄推荐他作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的军事文书,后又汉成帝命他随侍左右。

皇帝要他用汉赋文字的绚丽风格,赞美圣上的伟岸,扬雄在《甘泉赋》《羽猎赋》《长扬赋》里是把皇帝老子写美了,但每一篇都干点批评讽喻皇帝铺张奢侈的事儿。写作的批评与表扬,只要不考虑祸福,都是自己的成长。

这是智者的快乐,快乐的智者总是魅力四射的,《别传》里多个画卷表现,扬雄在羌寨、涪县书院、成都酒肆里,多次撞见不期而遇的款款深情。即使那些钟情他的羊角花、黄玉、梅香、杏花等一辈子爱之念之,有的甚至于出家守志。《别传》里甚至写到后宫赵飞燕、为巩固“后位”曾对扬雄寄予用赋美誉他的非分期望。

可是,胸有星辰大海者,哪能被世间的情感和金钱所羁绊。

能抛下虚名者,自有更高的目标;不能被情爱网络者,自有一份清静心。

扬雄在长安的江湖和庙堂里,迅速遇见他想要成为的自己。

那个林间翁儒“泣血拜托”的“方言学”研究,在长安的大国交往和纵横的舞台,顺利生发。

四

细节一

过去十多年间,扬雄之所以提不起方言研究兴趣,是因为扬雄一直生活在四川境内。蜀郡各地虽有些语言小差异,但毕竟说的都是川话,其特点是没有实质北方方言大差异。而长安就不同了,大汉版图上,来帝都办事做生意的人(甚至外国使者)非常多,这些来自不同地域的口音就有显著的方言区别。夜晚来大漠客栈门看热闹的扬雄,就是为听不同方言而围观吵架之人。

快到子夜时,扬雄才回到住地房间。没有睡意的扬雄磨好墨后,就提笔在竹简上记下一些不同地域汉子的语言发声特点。竹筒筒侠扬雄也没想到,他的记录,开启了他长达二十七年的方言研究,直到他去世为止,终于成就他成为世界方言学鼻祖。(第88章)

细节二

扬雄每天按正常作息时间在石渠或天禄阁工作,下班后就在宫门外询问那些来自不同地域大臣的方言情况,并做了较详细纪录。官中休沐时,扬雄就到长安一些商铺、货栈、市场与客栈等处,向来自不同郡县的客商和旅人了解方言(包括发音与语义)。

通过深入民间询问了解,扬雄才大致明白,在大汉朝版图内,存在有中原、关中、闽南、西域、湖广、西南等不同的大区方言,而至于其他小地方方言,那就更多了。很快,他的好友杨庄、王莽和刘歆等人,对扬雄调查方言一事

有了疑惑和不解。尤其是扬庄和王莽,他俩认为扬雄去搜集调查方言有些莫名奇妙,有辱辞赋大咖声誉。王莽甚至认为,子云不去拓展继续发挥自己的写赋优势,而经常跑到宫外去跟那些下里巴人打交道,这会影响到自己的仕途。(第88章)

早起方言学研究的田野调查,就这样被扬雄以众人眼中的奇特方式总结,是生活实践(历史的沧海、生死践行)的总结,就像乾嘉学派的章学诚在《文史通义》里的观点:六经是上古圣贤在具体治国理政、爱民利生的过程的实践总结,有他坚实的实践意义,扬雄的语言学,也是各民族生活的柴米油盐、婚嫁娶等生活细节中,语言应用的真实归纳总结。

中华文明的主流思想,经历春秋、战国的百家争鸣,和各家代表人物的奔走实践,屡败又屡战,屡战屡败;在秦代多又被暴政清场后,到汉朝相对安定的社会生活里,这些思想学说又雨后春笋一样,在各国各民族经济、政治、思想相互融合中再次草长莺飞、杂花生树,到达汉代全面梳理和总结发展的时代。

司马迁、扬雄(《续史记》)、班氏父子,梳理和总结了历史,著作成果万卷;董仲舒、贾谊、扬雄(《法言》),继承发扬,丰富强化了儒学主体,并为汉代国力的兴盛助力;司马相如、扬雄(《四赋》、枚乘与张衡,把汉赋推到后人无法超越的高峰;文景帝、汉武帝、扬雄(《太玄》)、张道陵,对道家哲学的运用、钩沉和创新发展,是道家从学说进入庙堂,又植根于百姓生活的几步跨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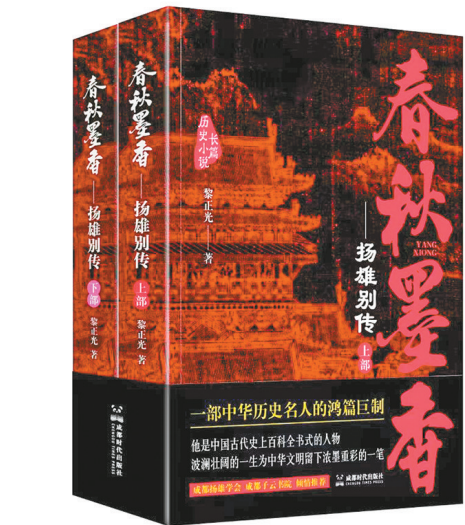
这些领域,都有扬雄独特的著书立说,大汉第一才子的贡献。《别传》一书,都有浓墨重彩的演绎。

五

这些贡献,令扬雄从起于郫县的毫末农人,直达庙堂之高,甚至在如今汉家官阙成黄土之后,扬雄还令我们现代人谈起,已经成为汉王朝文化思想里最闪亮的“星辰”之一。

在我现在看来,扬雄所有成就中,最具有意义的伟大成就,就是语言学的成就。汉代的语言学 and 文字学成就,有汉初的《尔雅》、西汉末的《方言》、《训纂篇》,汇集东汉许慎的《说文解字》的硕果。

《说文解字》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的第一部字典。这部世界第一的字典,需要自伏羲时代以来的汉字发展和总结,许慎在20多年时间著书《说文解字》的过程中,《方言》《训纂》早就为他做好了准备,这两个准备都是由扬雄完成。扬雄和许慎相隔约100年,但是,在文字的天空里早已为彼此准备好了智慧星光与实证的启蒙。《方言》《训纂》为许慎的出现,提前做了“说文开智”文字的收集整理。



大汉的才子们像天上的星汉那么灿烂。比如满足汉武帝开疆拓土,硬生生把汉初的休养生息国策,转为积极进取的独尊儒术的“董仲舒”(著有《春秋繁露》等);十多年徒步考证考察自黄帝以来的传说和信史,著成“史家绝唱”(史记)的司马迁;更有辞赋先贤枚乘和司马相如;班氏父子兄妹三代著《汉书》佳话;整理周代、秦代、汉代以来文字,铸成《说文解字》的许慎。以及开一代清新诗风的曹操父子三人,基本上都是对后世百代的政治、文化、思想、民族团结影响深远的人。

单说另有一人,兼具有对儒家思想、道家正统发扬光大的功勋,更有对历史、文字梳理的贡献,还有汉赋第一家的隆誉。可他虽然不断被当时或后世大腕儿们反复称道,比如刘向、桓谭、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、司马光、王安石,这些人的道德文章也是光照万仞、彪炳千秋的,他们却一致为此人点赞,而这个人学问造诣,纵横经、史、子、集,被誉为汉代孔子,他的成绩却淹没在历史长河中,这真是一个未解之谜。

他就是《陋室铭》提到的“西蜀子云亭”的主人——扬雄,由于他涉猎天文地理、儒道哲学、文字历史、诗赋策论各领域,都有立意高远的著作存世,又得唐宋之际大腕儿们盛赞,今人认为他才是——汉代第一才子。这位淹没在历史浪潮的大汉第一才子的未解之谜,在最近出版的诗人作家黎正光的巨作《春秋墨香——扬雄别传》,或许能找到各种答案。

且打开,煌煌百万字的《春秋墨香——扬雄别传》(后又简称《别传》)。

扬雄作为真正的寒门子弟,人生之路起于